

倭幸

鄧通

趙談

韓嫣

李延年

石頭

36

匈奴

上下

淳于長

張放


董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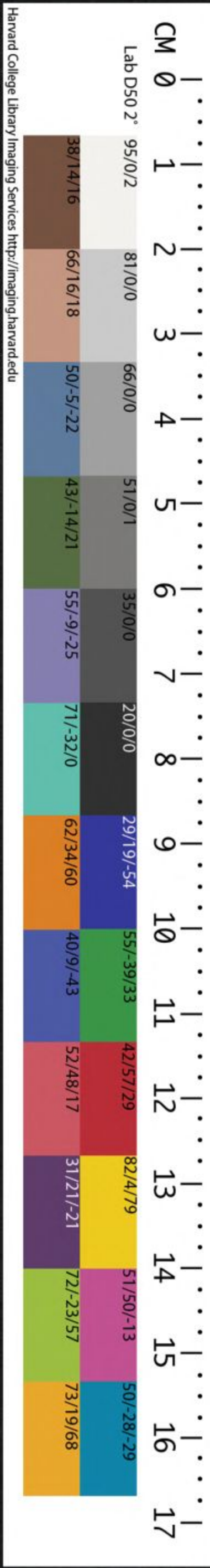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 1954

T2550 /1166

# 前漢書

三十六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侯幸傳第六十三  
漢書九十三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漢興侯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人非

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師古曰婉順也與上卧起公卿皆因

關說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駮

儀貝帶師古曰駮音峻儀音儀冠海貝飾帶駮儀即傳脂

粉化閱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

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北宮名伯子也孝武時士人

則韓嫣師古曰嫣音偃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

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

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一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程

侯金賞師古曰程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侯二人之寵

取過庸不篤師古曰庸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

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

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師古曰為

其小妻所毒薨國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

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

帶上而居師古曰居覺而之漸臺師古曰覺謂寢寐之寤也未央

帶之下處也師古曰處漸臺師古曰漸臺

音工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師古曰然而視見鄧通其人

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

甚說師古曰說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師古

謹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

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

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

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

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

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

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願師古曰願

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

太子醋癰師古曰醋齧也齧出太子醋癰而色難之已而

聞通嘗為上醋之太子慙絲是心恨通師古曰絲讀與

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徵外

鑄錢師古曰徵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徵塞者下

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首責

數鉅萬師古曰傾人米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沒入故也

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有負官數鉅萬故長公主賜鄧通

師古曰即館陶長公主文帝之女也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

公主乃令假衣食晉灼曰使假貸而私為償之也師古假

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沒入錢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

鄧通師古曰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彥黷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

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媽善騎射聰慧上即

位欲幸伐胡而嫣先習兵師古曰言人故益尊貴官至上

大夫賞賜擬鄧通師古曰始時媽常與上共卧起江都王

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趨道未行師古曰

子未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

為天子辟從者伏謁師古曰辟去非從者而驅不

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曰還將入封於天子也

宿衛比韓嫣太后繇此街媽媽侍出入永巷不禁師古曰言上恐

其出也以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媽媽死上為謝終不能

得媽遂死媽弟說亦愛幸師古曰說讀曰悅以軍功封案道侯巫

靈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雉侯師古曰雉字或作額大司馬車

騎將軍自有傳師古曰在韓信傳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樂人也延年坐

法腐刑給事徇監中師古曰掌太子之物於其中供事也女弟得幸於上號

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

諸祠欲造樂公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

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協

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卧起其愛幸埒韓嫣師古曰埒

等父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

愛弛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臣

外戚之家也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及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功

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

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

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

以顯父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家也精專可信任

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

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

傷人師古曰詭道也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師古曰被加初也音皮義反

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

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師古曰辟讀曰辟建白以為

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師古曰立此議而白之宜以通明公正處

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

古不近刑人師古曰禮刑人不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

後皆害馬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黜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

印

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

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乃覓言顯短顯求索其罪房捐之

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辜髡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

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

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

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民歌之曰牢邪石

邪五鹿客邪印何曩曩綬若若邪師古曰曩曩重積也若若長貌曩音力追反

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

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師古曰遂

音千脩救宜待帷幄師古曰救整也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

間言事上聞遂言顯專權師古曰顯與專同其下類此天子大怒罷遂

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

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

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師古曰私後宮親以

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廼下詔嘉美野王廢

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

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師古曰間音工覓反廼時歸誠取一

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

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

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

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師古曰過也屬音

之欲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

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師古曰稱音尺孕反任

去下之怨師古曰任當也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

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以此全活小臣天子

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皆一萬

萬師古曰賂遺謂百官羣初顯聞眾入匈匈言已殺前將

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師古曰姍

所諫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禹為諫大夫顯使

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廢位九卿至御史大夫

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美顯之設  
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

日晚節猶言未時也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

帝初即位遷顯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

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宰梁陳順皆免官顯

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師古曰滿讀音悶諸所交

結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

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

東實無賈師古曰賈讀音備

淳于長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為黃門

承汲

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

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帝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帝嘉長義

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

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

往求通語東宮師古曰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迺追

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

弊海內師古曰罷讀曰疲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師古

師古曰罷讀曰疲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

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師古曰康安也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

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



賜亦索鉅萬師古曰索古累字也其下亦同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

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后姊嬖為龍顏思

侯夫人音音寡居長與嬖私通因取為小妾許后因嬖

賂遺長欲求復為健仔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

千餘萬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嬖每入長定宮輒與

嬖書戲侮許后嬖易無不言師古曰嬖易也交通書

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

輔政數歲久病數之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

根根比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嬖受長定

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

與制字

代輔政對衣冠議語署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某人為其官某人主某事

具言其罪過根怒曰即知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

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師古曰趣白從莽求見太后具言長

驕佚師古曰佚與逸同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師古曰莽母於長舅之妻也上

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廼免長官遣就國初

長為侍中奉兩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於工

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

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師古曰

為嗣者也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子

與制字

一

一

一

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  
 有大姦遂遠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師古  
 悔師古謀立左皇后皇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  
 浦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名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郡  
 守坐長免罪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為大司馬久之還長母  
 及子輔於長安師古曰後輔有鼻莽復殺之徙其家屬歸  
 故郡始長以外親親迎師古曰親近其難師古曰難其愛幸不及  
 富平侯張放常與上卧起俱為微行出入師古曰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良  
 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東官二歲餘賢傳漏在

殿下師古曰傳為入美麗自喜師古曰喜哀帝望見說其

儀貌師古曰悅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

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侯即日微為霸

陵令遷光祿大夫贊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

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

嘗書寢偏藉上師古曰藉謂身下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

寐之師古曰不欲動賢迺斷褻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

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

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藉殿中止賢廬師古曰廬

也若更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

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云椒風

昭儀及賢與妻曰又上下並侍左右實賜昭儀及賢妻亦

各千萬數遷賢父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

又以賢妻父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

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謂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也

度者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楹悉以絳錦謂古曰絳謂軒

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廼其副也及至東園

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其師古曰東園器名也

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廣四尺珠襦以珠為縵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縵要以下上為一柙至是亦縫以黃金為縵

又令將作為賢起家瑩善陵墓內為便房剛柏題湊孟康曰堅

剛之柏也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崇息甚盛上

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

謁祠祀祝詛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

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廼以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躬

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

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為亂國制

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傳太后母丁太后

皆在兩家先貴傳太后從弟喜先為大司馬輔政數諫失

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為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

丞相王嘉死明甚隣之上寤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而恨

明如此遂册免明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祀詛雲

后舅伍宏以暨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閔結謀反逆禍甚迫

切賴宗廟神靈重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

車都尉兵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相丹諸侯王

后親師古曰相姓也音許羽反而宣除用丹為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

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與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師古

曰幾音反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恭皇后謂將軍

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師古曰未萌謂又

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為宣吳師古曰以君上

境作山汲

反痛恨雲等揚言為羣下所冤又親先言伍宏善醫死可

惜也師古曰見天子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

傷哉師古曰於讀曰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師古曰將謂

是以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

友魯桓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桓公子莊公有疾叔

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賊季鳩之公羊傳曰季

子殺凡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弟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

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穿攻靈公於挑

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結其君宣子曰不

曰子為正卿亡下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

師古曰

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師古曰此

謂比周也

令嘉有依得以周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噫

膚之恩未忍孟康曰易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膏也喻爵

選噬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詔

云為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變是以不忍如法故引噬

言也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以賢代明為大司

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

悉爾心統辟元戎師古曰悉盡也統領也辟君也元戎大

亦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以

將為命以兵為威可不慎與師古曰與與是時賢年二十二

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

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

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傳之右矣師

曰右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

以問譯師古曰傳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

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

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

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

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

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

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  
矣師古曰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  
哀帝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駙都尉上以

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為中常  
侍閔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病免為中郎  
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閔為賢弟駙馬都  
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為大  
司馬毋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  
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  
謂閔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  
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  
師古曰說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殿在  
讀曰悅賢父子親屬宴飲  
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  
酒在體中從容

視賢笑師古曰從  
音千容反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迺

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

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師古曰說  
讀曰悅左右皆

恐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宴賢弟新成功堅師古曰言  
盡功力而

作之極堅牢也功字或作攻  
攻治也言作治之甚堅牢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

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

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

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

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

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

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師古曰

問者以來陰陽不調留害並臻師古曰留元元蒙辜師古曰

也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疾賢未更事師古曰更

為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

綏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

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師古曰謂發冢取其視師古曰棺師古曰也師古曰詠驗也師古曰肯師古曰莽復風

大司徒光奏賢師古曰風讀曰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

效無極不具王制師古曰放依費以萬萬計國家為空虛

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師古曰言不受賜不拜舉惡暴

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師古曰

衣珠璧以棺師古曰以此物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

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

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從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

中小民謹誦其弟哭幾獲盜師古曰場往天師古曰實欲

日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師古曰賢既見發贏診其尸

也師古曰贏露形師古曰因埋獄中賢所學吏沛朱誦自刻去大司

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師古曰莽聞之而大怒以心畢擊殺

誦誦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莽

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  
表商容之間師古曰商容賢人閔修善謹救兵起吏民獨不爭其  
頭首今以閔子補史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贊曰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其非獨文德蓋亦有  
男色焉觀籍閔鄧韓之徒非一而重賢之寵尤甚父子並  
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師古曰繇本  
由同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  
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師古曰釁主  
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師古曰撓弱也  
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及母后奪位幽廢

師古曰謂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退居比宮哀皇后傳氏退居桂宮咎在親便嬖所任非  
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  
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師古曰殆近也

佞幸傳卷第六十三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上

漢書九十四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注曰淳維時始奔北遠唐虞以上

有少戒儉允薰粥師古注曰皆匈奴別號居于北邊隨草畜

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音畜則橐佗驢羸馱

駘駒餘驛奚師古注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驢種

駘馬類也生北海驛奚駘類也佗音徒何逐水草遷徙

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注曰分音扶

文書以言語為約束記能騎羊引弓射為鼠師古注曰言其

少長則射狐兔師古注曰言無士力能彎弓

盡為中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入習戰

攻以侵伐古曰人習之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

鈇師古曰鈇鐵把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

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

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

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而公

劉夫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居之曾孫邑于豳

豳古曰即今之豳州是其地也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夏師古曰大夏父而邑焉師古曰始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

豳父而邑焉師古曰始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

一本部上音是

吠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吠音工犬反吠夷即吠

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緹二字並音平本反

昆緹吠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

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

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管

狄本犬種也故字從犬邑復居于鄴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此洛即涇

泰冒山而東南入于渭以時入夏名曰荒服其後百有餘年周道

衰而周穆王伐吠戎師古曰穆王成得四白狼四白鹿以

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尚書

法也音闕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

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豈不日戒玁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孔甚也棘

急也言征彼喻時靡有室家夫婦之

一又

一本時上有是

道者以有檢允之難故也豈不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

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

雅六月之詩也出車彭彭成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

薄伐言逐出之詩也彭彭盛也朔方

王用寵姬褒以之故與申侯有隙師古曰幽王申侯怒而

與畎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師古曰麗遂取周之地

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

王去酆鎬而東徙于維師古曰平王當時秦襄公伐我

至郊師古曰郊始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

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釐後四十四年而山

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戎走後二十餘年

而我翟至維師古曰翟翟王出奔于鄭之

汜師古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初襄王欲伐鄭故

取翟女為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

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

開我翟戎翟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

翟或居於陸渾師古曰今伊闕南東至于衛侵盜尤甚周

襄王既居外四年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脩霸

業廼興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維師古曰維音當是時秦晉

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園洛之間音為曰園音

山戎傳六十四

又

三

倉作圖

謂涇水亦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翟涇氏卻缺獲白伏子者而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絲諸畎戎

狄獍之戎師古曰昔在天水界即隴諸道及豳道是也獍音拍在岐梁涇漆之北有

義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為音隸氏音支胸音許于反而晉

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

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自有餘戎然莫能相壹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

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

伯役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

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

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

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

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曰即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

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七郡築長城

以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

白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師古曰並音步浪又高闕在衛音霍去病傳而置

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

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與荆軻刺秦

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

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

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亡而三國邊於匈奴如淳曰燕趙秦其後

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

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朔地因河為塞築四

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師古曰適讀曰適有罪而

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擊谿谷可繕者繕之師古

曰繕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

補也假地師古曰曼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師古曰匈奴單于曰頭曼

音莫安反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於是匈奴

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於是匈奴

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

頓後有愛閼氏生少子師古曰閼氏匈奴皇后號頭曼欲

廢冒頓而立少子廼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

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

為壯令將萬騎冒頓廼作鳴鏑應劭曰號箭也師古曰習

勒其騎射師古曰勒其所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

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

善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

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

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

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  
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  
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使  
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  
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  
與之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  
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  
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  
氏子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  
餘里各居其邊為脫脫服皮曰脫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  
日境上候天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

也甌音一疾反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脫脫脫音土活反

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  
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與人諸言

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  
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

其民衆畜產既歸為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

曰二王之居在河南采衍以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

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

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以故冒頓得自

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引也自淳維以至頭

曼師古曰曼言能引弓者

曼于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美師古曰其世傳不

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取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

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鞮氏師古

曰孛音力全一八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

巽音丁奚反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

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

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

奴謂賢曰屠者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者王自左右賢王以

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

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

其後有須卜氏此二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

上谷以東師古曰直當也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

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

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

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相

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歲正月諸長

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

大會蹕林課校入畜計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社八月

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者尚豎其

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服虔曰刃

刻其面也

如淳曰：軋，樹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軋，謂機也。六者，晉書：若今之麻，深者也。軋音於黠，反。軋音文，展反。

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囚之囚不過數人，而畢于朝。出營

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曰：古者以左為尊。日上

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

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師古曰：或數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

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囚獲

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讀曰

趣也。善為誘兵以包敵。師古曰：包，取也。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

困，敗无解，雲散矣。戰而扶舉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

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犁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

犁，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

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

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師古曰：雨，音同。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

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遂擊冒頓，冒頓隨其精兵見其

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

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

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

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駝，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曰：騂，音同。

深黑，騂音赤，馬也。騂音先，營反。高帝廼使使間厚遺閼氏，師古曰：求，音同。

音龍，騂音先，營反。高帝廼使使間厚遺閼氏，師古曰：求，音同。

音龍，騂音先，營反。高帝廼使使間厚遺閼氏，師古曰：求，音同。



關氏廼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  
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  
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關氏之言廼開圍一角於  
是高皇帝令三皆持蒲博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博  
讀曰嚮言蒲引弓弩注矢外鄉從解角直出讀曰附  
去漢亦引兵能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為匈奴將  
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  
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  
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數率  
衆往降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

祖患之廼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關氏師古曰諸

主者言其又自主婚歲奉匈奴絮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

親冒頓廼少止後燕王盧縮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

往來苦亡谷以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驕師古

漸廼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憤之君如淳曰憤什也猶言

憤音方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浸澤長於平野牛馬之

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

以自虞師古曰虞與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

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

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間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

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  
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  
能設弩師古曰設張也音工豆反今歌噲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  
甫始也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  
面謾也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且夷狄辭如禽獸得其善言不  
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  
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師古曰圖謀也年老  
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師古曰過誤也  
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匹以奉常駕冒  
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

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脩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  
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  
昆弟無侵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  
將眾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事往來入塞捕殺吏卒  
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師古曰毆與驅同保塞蠻夷謂木來屬漢  
而居邊塞陵轢邊吏入盜甚驚無道師古曰各反驚驚同非約  
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師古曰高奴上郡之縣也遣丞相灌嬰將  
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  
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  
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

驩

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遣漢邊吏侵侮右賢王

不請

師古曰不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

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

使不至

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而

不發使

至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

言少吏

循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

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

師古曰盡斬殺降下定之樓

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

師古曰皆入

除前事復故約音快目反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

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

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

中係庫淺奉書請

師古曰庫淺一騎馬二駕二駟

遠舍

師古曰舍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

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

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

于無恙使係庫淺遺狀書云願收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

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

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

前漢傳卷之四十一

前漢傳卷之四十一

前漢傳卷之四十一

前漢傳卷之四十一

前漢傳卷之四十一

前漢傳卷之四十一

匈奴然古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

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

有功甚苦兵事服繡給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

服也給者衣無絮也繡給綺衣以比踈一師古曰

比音踈或作余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孟康曰以金為之

踈字或作余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孟康曰以金為之

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帶繡十

匹錦二十匹赤緋綠繒各四十匹師古曰繒者帛之總稱

使中大夫意謁者令有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

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使宦者燕入

中行說傅翁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說不欲行漢強使

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曰言我中行說既至因降

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

人眾不能當漢之眾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無印於

漢師古曰印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

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其得漢絮繒以馳

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師古曰視讀

此得漢食物皆去之師古曰去棄也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

也師古曰重酪汁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

計識其人眾畜牧師古曰說者舉中行說之名也漢遺單

計識其人眾畜牧師古曰說者舉中行說之名也漢遺單

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故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六倨驚其辭師古曰倨慢也驚與傲同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也成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温厚肥美齋送飲食行者乎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卧師古曰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

越語下十面引  
佔佔家語三怨引

之節關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入習騎射寬則入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並疎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教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強為禮義故其末流怨根彌起棟宇之作土木竟勝役既重所以力屈屈盡也音其勿反夫力耕業以求衣食師古曰力謂竭力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師古曰罷嗟土壘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也喋喋利口也佔佔衣

前漢書六十四  
匈奴  
卷六十四

棠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是之後  
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喋音喋佔音昌占反

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

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

音竹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

秋熟以騎馳蹂迺稼穡也師古曰苦猶盡也蹂踐也日夜教

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

蕭關殺北地都尉叩虜人氏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服虔曰安定縣

也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是使騎兵入燒山中宮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亦有宮也候騎

至雍其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

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

郡將軍竊疾魏邀為北地將軍師古曰邀古連字隆慮侯周竈為

隴西將軍師古曰慮音慮東陽張和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

將軍師古曰言成侯紀傳不則嘗有誤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

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

邊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延

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

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

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遂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

渠者一人為二官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

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

子莫得相侵師古曰且

史記作漢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漢惡民貪降其趨音灼  
音深木之深邪惡不正之民即古曰深音北趨讀曰趨背義絕約忘萬  
先列及降下也謂下惠於利也趨讀曰趨背義絕約忘萬  
 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  
 兩主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世世昌樂翕  
 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  
 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  
從也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感嘉使漢  
 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  
 于林葉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師古曰  
樂和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

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頗覆地  
 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也朕與單于皆指細故俱蹈大道也  
師古曰指棄也隨壞前惡以圖長久師古曰圖謀也使兩國之  
 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不致魚鱉上及飛鳥踐行喙息師古曰  
 動之類師古曰政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師古曰喙息凡以口出氣  
 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師古曰  
去除也朕釋逃虜民師古曰謂漢人逃單于者單于言章尼  
 等師古曰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師古曰單于既約和親  
言者終為不信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師古曰留志和親  
其前言如食而盡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師古曰留志和親  
 之後漢過不先師古曰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  
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  
親後無及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  
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  
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  
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  
注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緣邊亦各堅守以  
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  
胡胡騎入代句注邊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  
匈奴亦遠塞師古曰遠離也音千萬反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

立而趙王遂廼陰使於匈奴共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  
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  
遺單于遺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  
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翁壹老  
人之間關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為賣馬邑城以  
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廼以十萬騎入武州塞  
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  
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師古曰伏兵而待單于也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  
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



史行微見寇保此亭

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

音下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廼下

刺之懼廼自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

出口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

而縱兵師古曰放兵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

出代擊胡輜重師古曰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

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師古曰塞之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

市者漢財物師古曰嗜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師古曰

中其意中反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

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

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十李廣出

鴈門為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師古曰於漢囚敖

廣教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

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

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

安國師古曰即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匈奴

廼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

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

出雲中以西至龍而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

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  
 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斗辟造陽地以予胡  
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是  
 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  
 斜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降漢漢  
 封於單為陟安侯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  
 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龔略千餘人秋  
 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  
 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  
 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

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  
 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  
 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  
 王人眾男女萬五千入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  
 代郡殺都尉宋央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  
 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師古曰擊匈奴  
 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  
 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  
 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  
 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晉灼曰介音憂師古曰介持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持

也介讀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用其  
 如本字師古曰自次者用其  
 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以誘罷漢  
 兵徵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徵要也誘令疲毋近塞  
 師古曰不近塞居師古曰不近塞居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  
 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  
 著山十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孟  
 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從之  
 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  
 為天神之主而祭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  
 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  
 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  
 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

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  
 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  
 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合騎侯後票騎將  
 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時以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  
 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  
 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  
 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  
 中以實之師古曰新秦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  
 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以

為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師古曰

曰以粟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師古曰裝者及私將馬

從者皆非公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負戴糧食者重音直用反與讀曰令大將

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

代咸約絕幕擊匈奴謂古口約單于聞之遠其輜重師古曰

其輜重人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

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

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北至賓

顏山趙信城而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單于之走其

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

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

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

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

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

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師古曰令音往往通

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師古曰

絕不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

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

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逐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音材性反漢使敞使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比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什泚其音同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

曰水名也去令居千里

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

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師古曰見示也

而使郭吉風告單于

于

師古曰既至匈奴主客問所使

郭吉單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言

師古曰主客主按諸客者也問

以何事而來

郭吉單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言

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

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

師古曰語卒單但空也

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

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漠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

其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

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以墨黥面也王烏北地人習胡俗

去其節黥面入廬堂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

於漢以求和親師古曰言為王烏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

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師古曰濊與貉同亦或作葢而西置酒泉

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

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服

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縣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戾信

死漢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

素非貴臣也師古曰強音其勿反強音其兩反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

節廼坐穹廬外見揚信揚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以單于

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

食物有品以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

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今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而餘

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反匈奴俗元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為欲

說折其辭辯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

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廼止揚信既

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譖以其言師古曰譖欲多

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師古曰給許也見天子面相結為

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

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

匈奴傳卷之六十四 匈奴 一 匈奴 二

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  
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廼留路充國不  
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廼拜郭昌為拔  
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師古曰浞野侯趙破  
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  
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  
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  
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  
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

亦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  
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其冬匈奴大雨雪音于具反畜多  
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  
單于使人間告漢師古曰私來報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即  
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言以兵來也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  
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  
北二千餘里師古曰以迎期至浚稽山而還  
師古曰浚音在  
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  
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

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沒於  
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  
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  
子少匈奴廼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  
于師古曰是歲大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  
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師古曰  
也胸音助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師古曰  
音抗即備音子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  
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  
去行環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

人會任文擊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盡復失其所

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

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

立為單于師古曰且音子余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

意欲遂因胡廼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高

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師古曰

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

音為紀侯所譜而亨殺于周故棄公族紀也九世猶可以

復讎乎曰雖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

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廼自謂我兒

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老之



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  
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  
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  
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漢兵物故什六七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  
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  
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  
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廼責陵以其  
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  
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

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即因杆將軍教將騎萬步兵二萬  
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累重也累音力端反重音直用反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  
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  
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  
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為  
左賢王次為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  
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  
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  
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

單于孤鹿姑單于立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  
先賢揮不得代師古曰更以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  
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  
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羊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  
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立成  
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蒼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  
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師古曰即居水  
禮反師古曰即至也音丁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  
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師古曰日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  
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以

嗟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  
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  
遂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等知王  
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  
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延遣閼陵侯將兵別圍車師師古曰  
與閼同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  
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天羊師古曰山狹服虔曰  
羊地名也師古曰匈奴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  
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  
城將亡其妻率餘衆保之因以匈奴奔走莫敢聖敵會  
為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語者

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  
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屠  
以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以就誅後雖復欲降匈奴不可得貳師由是狐疑欲  
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屠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  
騎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  
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駐都  
尉輝渠戾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多  
縣也師古曰時音息隨反曰將軍懷異心欲危眾求功恐  
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  
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音一十反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  
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

擊之軍大亂收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  
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漠  
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  
閭大關取漢女為妻師古曰閭讀為開同歲給遺我藥酒萬石糶米  
五千斛師古曰以藥為酒味尤甘糶米糶粟米也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  
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  
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廼丞相  
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  
此子弄父兵罪當公小過耳孰與冒煩單于身殺其父代

秦

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廼得還貳師在

匈奴歲餘備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師古曰單于之母也律劬胡巫

與師古曰師與救同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共常言得貳師以社

以師古曰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

不孰師古曰師不孰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

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得出兵三歲武

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

極苦之師古曰口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殯敗也自單于以

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

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謂悉皆附之母闕

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廼私使殺之左大都

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

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

顯渠閼氏謀陷單于死許橋單于令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誥也與

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

年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謂

言也不正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

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

王言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

王國人皆寃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會龍城師古曰各

自居其本處不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

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

于謀穿并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

今其時秦人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并數百伐材數千或曰

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音七季反衛律於是止延更

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

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

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

破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並入邊為寇漢兵

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

甌脫王在漠恐以為道擊之師古曰道讀曰導即西北遠去不敢

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

備漠北橋余吾師古曰於余水上作橋以備奔走師古曰擬

走避漢從是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

不信及死後兵數因國益貧單于弟左公蠡王思衛律言

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師古曰

曰風讀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

羈縻之其後左公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

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其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

前漢書卷六十四

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師古

日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反分三隊入口勒屋蘭番口師古曰皆張

盤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

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師古曰千長賜黃金二

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

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

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涉浪反行攻塞外亭

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逢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

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

家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

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邀音工堯反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

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此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

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慈美自相攻擊而發兵安之招

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

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

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

兵遲後邀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所中傷明友既後匈

奴因乘烏桓敵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

陵侯匈奴繇是恐師古曰繇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

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

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  
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  
奴唯天子出兵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  
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師古曰伉音古浪反遣御  
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  
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  
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  
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  
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  
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

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毆畜產遠遁逃師古曰  
毆與驅同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  
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  
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負師古曰烏負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至  
候山百餘級師古曰候山山名也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  
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  
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  
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  
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  
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

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三稽留不皆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又音豆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十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伏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

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怨而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下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音音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眾又重以餓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互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音直欲鄉和親師古曰也鄉讀曰嚮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



虛問權渠單于立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  
幸顯渠閼氏顯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  
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  
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  
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  
訾王各將萬騎南出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訾音子移反旁音步良反行  
未到會三騎亡降漢曰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  
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眾等四人師古曰治眾之名將五者軍監之名將五  
千騎分三隊師古曰隊音徒內反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  
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入

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  
所得西噶居左地者孟康曰噶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噶音奴屬反其君長以下  
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醜脫戰所戰殺傷甚眾遂南降漢  
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收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得諸國為城居者得  
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  
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  
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  
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  
與韃各六千騎師古曰與音郁韃音居言反與左右大將再擊漢之田車  
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下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頻也殺

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  
 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攬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  
 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度而  
 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  
 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廼使題王都犁胡次  
 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閼權  
 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黠顯渠閼氏顯渠閼氏即與  
 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顯渠閼氏語以單于病  
 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却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  
 至師古曰却音平各反顯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

賢王屠耆堂為握衍胸鞬單于者代父為

右賢王師古曰音勃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

和親遣弟伊首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師古曰音材也反單于初立

凶惡盡殺虛閼權渠特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顯渠

閼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閼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

弟代之虛閼權渠單于子稽侯柁既不得立師古曰音先安反又音

所嘉亡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音禪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

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孤鹿姑單于以其

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師古曰音長衆日逐

王先賢禪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孤鹿姑單于孤鹿姑

單于許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  
 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漠漠封日逐  
 王為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骨堂為日逐王師古曰  
 除明年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  
 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留庭奧鞬貴  
 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  
 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  
 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恚  
 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  
 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緡為呼韓邪單

說劍篇引

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  
師古曰且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  
 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右賢王  
 曰若不愛入教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師古  
於汝所居握衍胸鞬單于恚自殺左人且渠都隆奇亡之  
 右賢王所其民眾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  
 衍胸鞬單于立三年而敗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

匈奴傳卷之四  
 漢書九十四下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及其兄呼屠  
 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  
 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骨堂為屠  
 者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  
 走屠者單于遂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  
 鞮樓頭為左谷蠡王  
 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與鞮王為烏藉都尉  
 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

右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下

漢書九十四下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及其兄呼屠

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

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骨堂為屠

者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

走屠者單于遂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

鞮樓頭為左谷蠡王

音莫構反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者

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與鞮王為烏藉都尉

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

音居言反

匈奴

一

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師古曰揭音年例共護右賢王

言欲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

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

于右與韓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

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

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

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專騎車犁單

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

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

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出關敦地師古曰關音踊其敦音頓又音對

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

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

單于行千里未至呼姑師古曰呼姑音姑地師古曰呼姑音姑逢呼韓邪單于兵可

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

右谷蠡王姑奢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

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温敦師古曰呼

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温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

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

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句王將所主五六百

遼累者其官號也遼古速字也累音力追反

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四匈奴傳第六十四

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  
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  
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  
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  
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  
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  
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  
下服役師古曰以服以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  
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言人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  
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為諸漢雖強猶

不能兼并匈奴柰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

師古曰言秦辱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

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

為臣妾師古曰謂西域諸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

不為取復師古曰且音子餘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

師古曰屈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

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殺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

婁渠堂入侍師古曰婁鄧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

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

曰款願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會正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

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師古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

衛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

上替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綬師古曰

字庚草名也以庚祭師古曰標首璽衛畫用玉為

者也衛劍鼻也師古曰玉具劍師古曰張矢四發師古曰

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為一發也師古曰

十師古曰安車一乘鞞勒一具師古曰馬十

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禮畢使使者

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曰導長平上自甘泉宿

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不其左右當戶之

群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若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

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

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有急保漢受降城

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

塞師古曰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

米糒師古曰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郵支

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

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  
發騎為送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  
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  
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  
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  
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師古曰徒  
各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  
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師古曰  
之意也音尺孕反稱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至  
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古師

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擊因北擊烏揭師古曰揭音丘例反烏揭降發其兵

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丁令音零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

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

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

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

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

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甌脫

得聲問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師古曰簿責

責之也音步戶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

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師古曰疑



討伐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

不畏郵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

又不畏郵支故恐北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昌猛即與

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

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為盜於匈奴人為盜於

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

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

諾水東山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諾真水也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

犁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師古曰契刻撓攪

也音呼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

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

不能為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

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師古曰不可得行

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師古曰無

狀蓋無上薄其過師古曰以其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

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郵支既

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

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

素服屬之今郵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

烏孫以立之師古曰言與郵支并力共滅烏孫以其地立郵支令居之也長無匈奴憂

矣郎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

計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

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

死死於道上也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時與纒同其後都護甘延壽

與副陳湯發兵郎康居誅斬郅支師古曰語在延壽湯傳即說也

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

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

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

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

以自親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爲漢家壻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

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師古曰保

乎也自請保守之令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

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

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

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

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

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

幕北師古曰斥開也攘也音人羊反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

晉遂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

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

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  
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令聖德廣  
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  
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  
亭隧令裁足以俟望通漢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  
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  
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自中國尚建  
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冀設塞激置  
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  
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

曰一作日

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來  
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鼓反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  
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  
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  
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  
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僵落或立死枯僵墮落者僵音薑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又遠不可勝計  
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謂權時也解  
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

在平紀繇

繇曰佳

謂權時也解

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皆曰猝

如罷戍卒省俟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

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

之固十也非所以求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

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師古曰將軍許嘉也

論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

于卿慕禮義師古曰鄉讀曰嚮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

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

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

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能

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

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

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師古曰鞅謂矜

其功呼韓邪疑之左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

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而依

匈奴王號與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

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

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背我過也今欲

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

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

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

使留侍於漢不能還匈奴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單于號寧胡闕氏

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

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些兒呼行

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闕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

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闕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

曰且糜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胥音先於反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

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闕氏子十餘人顓渠闕氏貴且

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闕氏曰匈奴

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

人民創艾戰鬪師古曰創音初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

復危國我與大闕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

也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闕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

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師古曰舍音置也單于卒從顓渠闕氏

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為

復株累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復株累若鞮單于立遣

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且糜胥為左賢王且

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

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李奇曰居次若女之

穎曰須卜氏小女為當于居次文穎曰當于亦匈奴大族

夫家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

月師古曰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反師古曰河伊邪莫演言

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

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

為漢與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

誑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

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通

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而絕

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師古曰假

或當也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師古曰

音材汝反曰沮壞也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

生隙師古曰間音居莫反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

漢而以直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師古曰竟

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讓之謀懷附

親之心便師古曰讓詐辭也音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

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

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

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

索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糜胥立為搜諧若鞮單

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昫留斯侯入侍師古曰

音許

于以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諸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  
師古曰欲會二年歲首之二年發行師古曰禮故豫發其國而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

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王  
師古曰涂音烏夷當入侍師古曰徒揮音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牙單

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  
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二闕氏子樂為左賢王以第五闕

氏子輿為右賢王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二  
闕氏即上所謂大闕氏也第五闕氏亦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

矣潘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  
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

直當也生竒材木箭竿師古曰就大鵬也黃頭赤目如

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  
為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為有不得傷

命損威師古曰詔命不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  
師古曰自以藩意而求之師古曰自以藩意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

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  
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關之省兩都

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其後必大師古曰  
地必厚報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

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

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

所居地也師古曰偶音五口反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

問之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出草亦鳥獸為用者潘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

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

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宮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

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

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師古曰更經也音功衡反今

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

左於駱仇揮王稽留昆入侍師古曰揮音繼稽音雞至哀帝建平二

年烏孫庶子卑接寔師古曰接音爰寔音竹二反翁侯入衆入匈奴西

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師古

音零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十餘人毆牛畜去師古

驅師古曰卑接寔恐遣子趨遠為質匈奴師古曰單于受以

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

于告令還歸卑接寔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

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虞

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

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師古曰帑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它莽反

游師古曰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一茂反自黃



音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  
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則不足貴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

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

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

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

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

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

城士或七日不食時苛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鄧展曰石大也師古曰

也畫計策也音獲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卒終也

莫得而言謂自危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

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

是大臣權書遺之師古曰以權遺為書順辭以答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

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

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

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徵於

便墜師古曰微要也音地字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

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

之策師古曰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

十餘年師古曰高反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

賈大...

荀子正論八背引

質田廣明傳  
大司馬職六符

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郎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師古曰積土為封而又禪祭也

而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

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

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以為不壹勞

者不义佚不暫費者不求寧師古曰佚與逸同是以忍百萬之師

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

口也摧百萬之師於獸口也廬山匈奴中山也喙音前獸反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

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

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

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也音先踐反徒奮揚威武明漢

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

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

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

稱臣師古曰伏然音蒲北反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師古曰顯與專同

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師古曰強音其兩反何者外

國天性忿鷙師古曰鷙音竹世反形容魁健師古曰魁大也負力怙氣師古

曰負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師古曰隸謂附屬也其疆難誦其

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

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

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

之辟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籍蕩姐之場師古曰羌屬也

也姐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也近不過旬月

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也固已犁其庭掃其

閭師古曰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當師古曰舊唯

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北之懸矣前世重之

茲甚師古曰益也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

其庭陳見於前北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

費不得已者也師古曰已止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

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際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

言緣性辭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召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

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論之不能為得不為大憂乎夫明

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

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

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元於未然謂不然壹有隙之

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較擊於外師古曰較擊言使也

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師古曰圖謀也置城

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也豈

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

高文者二三文埋者文餘皆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

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四下

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  
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疋黃金十斤單于未  
發會為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  
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  
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  
朝上以大歲厭勝所在師古曰厭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師  
曰舍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故令止上林單于知之加  
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宅如河平  
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并北度  
車田盧水道里回遠師古曰回音胡內反況等乏食單于廼給其糧

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  
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師古曰且音子間反還歸復遣  
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  
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  
前師古曰說讀口說以此事取悅於太后廼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訓令遣王昭君  
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師古曰云者其女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  
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句音鈞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兜音其  
漢故以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語在西  
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  
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

尉王歆使匈奴師古曰歆音翕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

曰既屬漢家不今遣之師古曰今遣之即遣還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

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

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

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

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

國幾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

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

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也

師古曰逆受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

不聽師古曰不會西域諸國王朝以示之廼造設四條師古

曰更新為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

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

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四條與單于

雜函封師古曰與重書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

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

單于師古曰諷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

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

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師古曰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

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

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師古曰故時常稅是以求

之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

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會豪縛到懸之會

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

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

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

人去師古曰毆與驅同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

桓見略者親屬二十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師古

曰受其皮布而留人不遣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

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師古曰颯音立多齎金帛重遺單

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

于爾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考莽自係其國號將率既至授

單于印紋師古曰紋者印之紐也音弗詔令上故印紋單于再拜受詔

譯前欲解取故印紋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

單于曰未見新印文且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

穹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將曰故印紋當以時上單于曰

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

由變更遂解故印紋奉上將率受著新紋不解視印飲食

至夜廼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卿者姑夕侯疑印文幾

令單于不與人師古曰卿讀曰依反如今視印見其變故必求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  
如推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師古曰莫饒  
燕士果悍師古曰果決也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  
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爾不言章又無  
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爾知新與臣下無別  
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  
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  
知已無可柰何又多得賂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  
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  
見烏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驅略得婦將

一本用作因

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咸  
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  
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以聞詔報從塞外  
還之單于始用曼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  
得因寇略其人民豐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師古曰重故音直用反  
怨恨迺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  
護送烏桓為名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衆實來為寇勒兵朔方塞下朔方  
太守以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  
欽誅斬之置離兄孤蘭支將人衆二千餘人毆畜產舉國  
亡降匈奴師古曰毆與驅同舉其單于受之孤蘭支與匈

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傷都護國名也長其長帥也

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

右曲侯任商等見西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

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刀護師古曰遣人與刀音韶

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

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

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別置零吾水

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呼與

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

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

一本用折因

山子云戲宜曰榮聲之誤也戲戰見上文三贊

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

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

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為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

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戰十師古曰戲戰有旗之戰拜助也戲音許宜又音麾

為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為宣威

公拜為虎牙將軍封級為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單于聞

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

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

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

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六輩萬餘中軍



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  
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廼拜十二  
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  
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  
之于丁令師古曰逐之遣入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  
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  
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  
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檢允內侵  
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  
之螫毆之而已師古曰蠱古救字也故天下稱明是

山子云代當作岱

山子云代當作岱

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師古曰約  
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  
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罷讀曰疲耗損也創音而天下稱  
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  
袤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  
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  
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  
然後乃備師古曰援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  
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  
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

山子云代當作岱

反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  
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  
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餘糧尚多人不  
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糲薪炭  
重不可勝師古曰糲音古字也食糲飲水以歷四時師  
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  
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師古曰重音直不得  
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師古曰累音力  
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虜要遮前  
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天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

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

虜師古曰請率見到莽不聽尤言轉兵救如故天下騷動

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

單于更以為於粟置支疾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

代助為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師古曰音一涉震狄將軍王巡

屯雲中為邪塞是時匈奴數為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

毆畜產去甚眾師古曰毆與驅同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

咸子角數為寇兩將以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

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

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師古曰撓攪也音火高反邊民

漢書卷六十四下

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又屯而不出吏士罷弊師古曰罷

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

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

君文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

厚善見咸前後為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為烏累若鞮

單于師古曰累音力追反烏累單于咸立以弟輿為左谷蠡王烏珠

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為左賢王以弟屠耆闕氏子盧渾為

右賢王師古曰渾音胡昆反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以為其

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為單

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以為護于欲傳以國咸怨烏

珠留單于貶賤已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為左屠耆王

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

塞下師古曰虎猛縣名制虜塞在其界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王

歛者王昭君兄子也師古曰歛音翁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歛歛弟

騎都尉展德侯使匈奴師古曰賀音立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

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

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

付使者遣尉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歛師古曰焚作焚如之

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

莽依此作刑名也師古曰易離卦九四象辭也罷諸將率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

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

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

師古曰入為寇而虜掠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

為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

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歙與五威將

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尉唯姑夕王因奉歸前

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

出錢市車馬大易牛也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勇大且渠奢等至塞

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

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當子勇奢為

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歙又以

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師古曰差具次第多少十二月還

入塞莽大喜賜歙錢二百萬悉封黯等單于咸立五歲天

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興立為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匈

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謚帝為孝慕

之故皆為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興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

渠奢與云女弟當師古曰當音讀居次子醯犢王師古曰醯音讀俱奉獻至長

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以

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

安莽拜為須卜單于欲出六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

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

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遂邑也莽改公王曰

爵為公無古曰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

遠音錄任音士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

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

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輿驕

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間

字又音仲及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

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

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逾與

**相掌**師古曰掌謂支柱也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

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士

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膺頌也春秋有道守

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為令尹

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

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

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

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

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

何莫得一二曰下

言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  
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  
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師古曰下有音胡亞及有威服而臣畜之矣  
詘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  
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  
親賂遺單于翼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  
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  
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  
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鞞馬從  
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其安定天水西河武帝

所置耳史本其地也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  
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  
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  
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  
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師古曰此說讀曰悅故  
與之厚利以沒其意師古曰沒沒也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  
子以累其心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  
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師古曰展轉為移動其心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  
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晉灼曰堅城固守不勝遠貞士  
為和親之約也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師古曰咽吞也

哺謂所食在口者也音宴哺音捕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

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

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

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

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

報復師古曰復音扶日反其桀驁尚如斯師古曰鵠與傲同安肯以愛子而

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

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師古曰襲重疊為其事夫邊

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

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

三作二汲

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師古

曰幾讀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

師古曰直當也因其壞亂幾亡之阨師古曰阨音鉅依反權時施宜覆以

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實於漢庭

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師古曰晏晚也三世無犬吠之警菽庶

亡干戈之役師古曰菽古熟字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

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

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

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

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通字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

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通字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

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

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師古曰昧

貪也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

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

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師古曰媮與偷

同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常矣故先王度土

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分九州列五服師古曰五服解並在

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上所生之物

制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

而外夷狄師古曰曷為殊會吳外也曷為外春秋內其國而

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

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

寒露之野師古曰野讀曰雅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

沙幕師古曰雍讀曰雍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

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

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

不內踈而不戚師古曰戚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

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師古曰懲謂使其創又其慕義而貢獻

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

常道也





